

古希臘三大家

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三大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，他們的哲學／思想在文藝／美學上也有所體現。

蘇格拉底作為「祖師爺」秉持唯心主義神學論，在文藝觀上體現為「從神學目的論引出美、善合一的功用論」，認為「每一件東西對於它的目的服務得很好，就是善的和美的」，此外，蘇格拉底注重以形式和內容統一的方式來闡釋藝術問題，認為要想形象逼真，就必須「正確把握人物外形而寫出人物內心世界」。

相對於柏拉圖信奉「神的安排」，他的學生柏拉圖則「肯定一個永恒的、絕對的『精神』或『真理』」——柏拉圖將之稱為「理念」或「理式」（不禁讓人想起康德、歌德、席勒和黑格爾），而「一切事物乃『理式』的影子」。在柏拉圖看來，文藝是對現實的摹仿，而現實是對「理念」的摹仿。對於什麼是詩、文中的真善美，柏拉圖認為「真」即「理念」，而「效能」和「有益」則為美（這裏不難看出他對蘇格拉底的師承），至於善則是由美而來，真善美三者的統一就是真理的體現。柏拉圖視理性高於情感，他的理想國只有頌神的、宣揚人性理性的詩才能進入，而情感濃烈表現傷感的詩則遭拒絕。

到了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，由於在哲學上主張「一般」不可能脫離「個別」而存在，因此亞里斯多德並不認可柏拉圖的「理念」論，而認為藝術創造雖然是「對神的創造的摹仿」，但「藝術摹仿的對象是現實」——這個「現實」並非柏拉圖所謂「理念」的影子，而是「現實世界的事物及其必然規律或內在本質」。相對於柏拉圖推崇理性，亞里斯多德更強調感覺和想像；與柏拉圖認定詩人是神的代言人不同，亞里斯多德更注重詩人在藝術創造活動中的能動性……至於亞里斯多德對「詩和歷史」的著名論斷、對「悲劇」的定義以及「淨化說」的提出，則顯然比他的老師和祖師爺的文藝認知更上層樓。

師徒三代在文論上各有創造均成大家，世所罕見。

過眼錄

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望月圓滿

月有陰晴圓缺，時光荏苒，一年又中秋。

從古人起，這個節日就是東方浪漫的孕育溫床，思念和感懷的詠嘆現場。所有情緒和想像力都累積到最高點，噴薄出一道道劃破夜空的光。也許在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體系中，都飽含對月亮的期待跟寄託，從古巴比倫人的膜拜，到文明拓荒之時對豐收的渴望。但唯獨我們看月亮，能從「神」到「人」，再到異鄉異客，一個可以說話喝酒的「伴」。

有酒、有詩，有雙向奔赴加持，我也到了長大才懂，中秋遠不止是一個節日，它就像歷史流轉、萬物變幻中一個定向的錨、一股恆久的力。不管年代和際遇，總能在精神世界裏找到同頻的方式。對中國人來講，除了春節，中秋恐怕就是最有儀式感的符號了。十五是「望日」，圓月意味着永恒和團圓，年年代代，不是執念，是傳承的記憶和留戀。

古時候的中秋，有瓊樓玉宇，也有千里煙波；或意氣風發，或黯然惆悵，都能寄情於一輪圓月之中。那時候宇宙浩瀚，太多無力和未知，人生始終不得自由。而現在，對命運的悲戚反而變成了意氣風發下的身不由己，曾經人們是滄海一粟隨波逐流，只能歌以詠志；如今我們野心勃勃、策馬揚鞭，以為無所不能，卻依舊會在同一個時間裏，跌落於心中最柔軟的那部分，滿眼的自己，瞬間被家人和故土浸得濕潤。世間再變，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，眼光大了，走得也更遠了，就像一些吃起來索然無味的月餅，說什麼都回不到懵懂兒時，那些瞬間就能滿足的快樂中。

但過去不留，未來也不該煩憂。還是慶幸當下有更多選擇，雖然辛苦，卻也目光炯炯，能全力以赴。果然如詩仙所云，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」，哪怕異鄉見月圓，也要好好守護自己的圓滿。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如果浪漫可以具象，那月亮想必是最契合的載體。千百年來，在中國人的精神原野中，總有一輪明月高懸其上，牽引着亙古不變的文化鄉愁和情感歸依。

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。」古往今來，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曾在幽雅月光下吟詩作賦，有的婉約含蓄，有的直抒胸臆，有的愁緒如麻，有的意氣風發，借此抒發思古之幽情、獨處之寂寥，祈願天長地久、團圓美好。張九齡的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」，情意纏綿而不見感傷，意境雄渾又真摯細膩，堪稱思親念故之佳

句。李白的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以月為友，對酒當歌，在曠達不羈、豪放灑脫中寫出了獨而不獨、由不獨而獨的複雜情愫。蘇軾的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」構思奇妙，蹊徑獨闢，俯仰古今變遷，感慨宇宙流轉，勾勒出孤高曠遠的境界氛圍，極富浪漫主義色彩。張若虛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則運用富有生活氣息的清麗之筆，以江為場景，以月為主體，描繪出寥廓幽遠、綽約迷離的良辰美景，贏得「孤篇橫絕，竟為大家」之美譽。

世間有山水無數，而月亮卻是唯

一。跨越了空間和時間的月光，始終生生不息地滋養着多愁善感的心靈。當我們抬頭望月時，這些觸人心弦的詩句便會自然流淌而出，它們與吃月餅、品桂花、逛花燈等鄉風民俗一道流傳下來，成為根植於每個國人心中厚重的文化基因。

從賞月詠月，到探月登月，國人始終書寫着關於月球的浪漫故事。如今，「嫦娥」奔月、「北斗」指路、「天宮」覽勝……寄託在神話傳說裏、深埋在恢弘想像中的對天空的嚮往、對未知的渴求，都已逐漸轉化為對燦爛星河和浩瀚宇宙的現實探

索，成為「中國式浪漫」的全新詮釋與精彩演繹。

明月如鏡，映照古今。又是一年中秋到，家人閒坐，燈火可親，歲月靜好，別是一番溫馨愜意。當團聚超越一人一事的悲歡離合，當古老的文化記憶化作現實的身份認同，我們便能在思念與團圓的交織中，更加深刻地理解家的意義。

十八彎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的動態畫面變幻閃現，玉兔呈祥，飛龍在天。

阿龍還約了朋友去水鄉大澳走走，除了吹着海風品嘗海鮮，還可一睹大澳年度花燈節，由當地居民手繪的八百多個紙燈籠，加上巨型月亮裝置，入夜化成燈海，別有一番風情。

除了親臨大坑感受百年經典的火龍魅力，阿龍此行也追尋龍九各處的中秋「龍跡」。今年有約百位小朋友合力參與舞動長約二十米、由約一萬顆LED燈點亮的「小火龍」，為傳統

的節慶火龍增添新的形象和能量。另有條LED「小火龍」與「喜魚、迎月」綵燈會數以百計的中式燈籠一起，照亮灣仔利東街的夜空。

離阿龍下榻酒店不遠，甲辰中秋綵燈會在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，巨型綵燈裝置《月上龍宮》，成為維港岸邊遊客最新的打卡熱點。位於尖沙咀鐘樓前的燈火通明「龍宮」，以龍為設計概念，結合多媒體藝術與傳統花燈紮作工藝，形象地展示實現載人登月的願景。今年香港還首辦中秋節無人機表演，仰望星空，無人機組成

味道，而在於其雅緻包裝。

誠然，若要在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保留傳統，增強點子是無可厚非的。這令我想起以往十多年香港的粵劇亦不斷革新，從前的表演主要由中樂的鑼鼓和弦索構成粵劇音樂，後來發展至文鑾樂化的伴奏模式。表演場地的樂池坐滿手持不同樂器的樂手，令粵劇音樂的層次加倍提升。然而，這時候便有傳統戲迷質疑：這還算是粵劇嗎？在我看來，只要仍然保持「梆子」和「二黃」兩大傳統，那麼即使伴奏音樂有所不同，仍然可算是粵劇

門類。

言歸正傳，說回中秋。「淨蓮蓉月餅，最好就是低糖。」太太最終都會問我相同問題，每年我都是給予同樣答案。我支持革新，亦熱愛傳統，但是冰皮、雪糕月餅都非我最愛。

雪糕月餅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雪糕月餅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月色浪漫

一。跨越了空間和時間的月光，始終生生不息地滋養着多愁善感的心靈。當我們抬頭望月時，這些觸人心弦的詩句便會自然流淌而出，它們與吃月餅、品桂花、逛花燈等鄉風民俗一道流傳下來，成為根植於每個國人心中厚重的文化基因。

從賞月詠月，到探月登月，國人始終書寫着關於月球的浪漫故事。如今，「嫦娥」奔月、「北斗」指路、「天宮」覽勝……寄託在神話傳說裏、深埋在恢弘想像中的對天空的嚮往、對未知的渴求，都已逐漸轉化為對燦爛星河和浩瀚宇宙的現實探

中秋香江「尋龍」

的節慶火龍增添新的形象和能量。另有條LED「小火龍」與「喜魚、迎月」綵燈會數以百計的中式燈籠一起，照亮灣仔利東街的夜空。

離阿龍下榻酒店不遠，甲辰中秋綵燈會在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，巨型綵燈裝置《月上龍宮》，成為維港岸邊遊客最新的打卡熱點。位於尖沙咀鐘樓前的燈火通明「龍宮」，以龍為設計概念，結合多媒體藝術與傳統花燈紮作工藝，形象地展示實現載人登月的願景。今年香港還首辦中秋節無人機表演，仰望星空，無人機組成

雪糕月餅

雪糕月餅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索，成為「中國式浪漫」的全新詮釋與精彩演繹。

明月如鏡，映照古今。又是一年中秋到，家人閒坐，燈火可親，歲月靜好，別是一番溫馨愜意。當團聚超越一人一事的悲歡離合，當古老的文化記憶化作現實的身份認同，我們便能在思念與團圓的交織中，更加深刻地理解家的意義。

十八彎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的動態畫面變幻閃現，玉兔呈祥，飛龍在天。

阿龍還約了朋友去水鄉大澳走走，除了吹着海風品嘗海鮮，還可一睹大澳年度花燈節，由當地居民手繪的八百多個紙燈籠，加上巨型月亮裝置，入夜化成燈海，別有一番風情。

童眼觀世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雪糕月餅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